

## 散坑调

爱深沉

◎葛正泉

我这里所说的散坑调，只属于我父亲一个人所有，因为那是他的独创。别人是无法哼唱的，唯有父亲能唱，未有曲调先有声，从低沉到高亢，然后是慢慢回落，最后，变得既伤感又无奈。

在我长达三十年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从没唱过歌的，哪怕是轻轻地哼上一句半曲。听到父亲唱出声，是近年来的事。大约在某年冬天的某个清早，我迷糊中听到楼底下有一种声音在响——是歌声？很低沉。我侧耳倾听，还那么早，会是谁呢？细听之下，让我大吃一惊：“是父亲！”这嗓音既陌生又熟识。可能是生怕影响我们的睡眠，父亲只是低低地哼着，分不清语句和内容，仅仅是一种调而已。可是，我听着听着，心里变得酸楚楚地难受。母亲因病去世已有十来年了，而我们兄弟又常年在外打工。只在岁末才回转，待春节一过，又将外出务工；长年累月，唯有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家。虽然父亲身体还算硬朗，无论田间劳作，还是上山砍柴都还行，但是，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，那份发自内心的寂寞孤苦，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

冬天多雨雪，我们起得迟，而父亲总是早起；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从没睡过过头觉，每天天刚亮就起床，边哼唱边烧饭，待得天大亮，吃过后，便乒乒乓乓地劈起柴来。有时候，想睡懒觉的小弟被搅了清梦后，起来就是一顿抱怨。父亲开头还认真对待，时间一长，再也不管了，自顾自地忙着。我先是慢慢地习惯了父亲的作为，到后来，再也不困惑了，并最终明白了父亲的一点点良苦用心。

我寻思着，这些年，在外打工，挣钱也不如以往那么容易了；相反，家乡变化巨大，就近也能找上一份不错的工作。于是，我不再外出了，就近就业。一来是自己也不年轻了，二来也想多陪陪父亲，让他在家里不再感到寂寞无助，形单影只。

果然，由于我的存在，父亲喜笑颜开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，上山下地，更显精神。如今的父亲，不但早上开唱，有时在大白天劳作的间隙，也能唱出声来。一次，我趁着父亲的兴头，问：“老爸，整天唱的是啥歌啊？”父亲窘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能唱个啥啊？乱哼呀！”我笑笑，追上一句，道：“乱哼，也得有个名啊？”这下，父亲迟疑了许久，故作神秘状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散坑调。”我大乐，说是好名啊，散坑调！我听的时间久了，也断断续续地能听出一二门道。在父亲的散坑调里，包含了乱弹、京剧、越剧，甚至“宁波走书”等诸多因素，彼此连接的则是一种伤感的哀调，有时，也伴有自唱的后锣鼓琴鸣声出现，让人听着听着，哑然失笑。

我对父亲所哼的那种哀调感兴趣起来，问遍村里上年纪的老人，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曾经在甘肃的岷县生活过三年多，觉得父亲所哼唱的有点类似于当地的“花儿”。这一发现，让我惊奇不已，“花儿”是甘南的民歌，那么，父亲所唱也是我们本地的一种民歌吗？我从书上看到过，说是好多民间民歌，尽管地域不同，深究下去，都有某种共同之处，即是人心里迸发出的真情实感。印象中，自己六七岁时，随着父亲在生产队里混工分，耘田时，有些人唱过山歌曲儿，引得众人发笑起哄，打起水草仗来，热闹异常。长大以后，再没听人唱起过，只在县《民间故事歌曲选》中，见到过一些歌词和曲调，现实中是没人唱了。后来，我求证于县文化馆一位专门研究民俗的行家。他听后，笑着说：“那是亲人去世后，一种哭丧的道士调啊。”我这才恍悟，找个时间小心问父亲。父亲也笑了，说是跟你叔公葛民丈学的“喊山咒”。我这才记起叔公葛民丈是个道士，父亲曾跟着他抬过许多年的大轿（棺材），也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挣些外快，补贴家用。明白了这点，我心里有些凄凉，难怪听起来有点像“西北花儿”，而“花儿”的一些曲调，正是为了表达亲人离世后那种悲伤难舍之情。

父亲啊，父亲！还有父亲唱的散坑调，让我又一次感慨不已。我问父亲：“那，以前怎么没听您唱过呢？”这回父亲有些生气了，放大了声音说：“以前？以前你们兄妹四个，要吃饭，要上学，生产队里一天辛苦到黑才一毛几分钱的工钱，肚子都填不饱了，还有唱曲那心思？”我沉默了。

往事如烟，星移斗转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们都长大了，生活也终于好了。可惜母亲终因操劳过度，早早地离我们而去了。好在父亲健在，安好，这多少又让我们心里有所宽慰。而父亲的欢颜和哼唱，也大大地鼓舞了我们。

父亲的曲调，不但是对生活的赞美和肯定，也是笑对人生的一种态度。我和父亲生活的时间久了，听熟了他的散坑调，渐渐地也感染了父亲的调头。

## 喜欢表扬

幻想曲

◎冯秋玲

我这个人很喜欢表扬。每当我做完一件事，我就想着“拿到”表扬。如果得到别人的表扬，我很开心；如果别人看到我做了一件值得表扬的事而没有表扬我，我就会暗示或明示别人快表扬我，就是人们说的“讨表扬”；如果我做的事实在没人表扬或别人没看到，我就自己表扬自己：冯秋玲，今天你很棒！冯秋玲，这件事你干得真好！然后我就把这些送来的、讨来的、自己制造的表扬统统放在心里，没事的时候整理一番；这个大表扬是送的，那个小表扬是讨的，还有巨表扬是自己做的。每晚临睡前，我把这些表扬抖出来分门别类赏玩一番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上床了。

如果哪天我菜做得好，得到老公或孩子的表扬，第二天我会加倍用心地做菜；如果我哪天文章写得好，得到朋友的表扬，我会更加努力研究别人的优秀文章，努力写作；如果我哪天锻炼积极，被邻居表扬了，那么，我就更加快乐地锻炼，争取每天进步一点点。如果我做了一件被别人表扬赞赏的事，我会更加兴高采烈，干得更加乐呵。

我也善于把批评当作表扬。如果我做了一件事，别人批评我，我就想一想，那件事我究竟做得对不对。如果我觉得被“诽谤”了、被“误解”了，我就把批评扔进垃圾桶，自己对自己说：“宰相肚里好撑船，你真了不起！”如果我觉得我是真的错了，那就保证以后一定改正，并对自己说：从善如流，今天认错态度好，表扬五分钟。

我不仅自己喜欢表扬，而且还喜欢表扬别人。老公今天工作开心，我会表扬他，让他更加开心；孩子今天做了好事，我会表扬他，让他眼眸发光，喜笑颜开；老爸老妈做了一件得意事，我赶快表扬他们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；朋友告诉我做了有益的事，我不仅马上表扬他（她），而且赞赏他（她），让朋友很有成就感。有时给予表扬的同时我会对人说，五分钟，十分钟，半小时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做的事值得我表扬你五分钟、十分钟或者半小时，看我赞赏的程度而言。别人知道了这个意思，也会很开心。

人，大多数是喜欢被人表扬的，我尤其如此。我不仅喜欢被人表扬，也喜欢表扬别人。表扬让我开开心心的，也让我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开心。表扬是寒冬里的暖阳，酷暑中的清风；表扬比蜜糖更甜、比补药更补；表扬是痛苦时的慰藉，是欢乐时的添加剂；表扬让孩子欢呼雀跃，让老人眉开眼笑。

表扬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，也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。生活免不了有坎坷困顿的时候，我们得给自己多点抵御艰难困苦武器，最好的武器是好心情，而表扬与被表扬，则有最好的好心情。我认为这也是最积极的养生之道，如我这般快乐地活着，不能不归功于我的喜欢表扬。

## 瞬间的风景

城市写真

◎洪华强

真巧，偶尔去宁波教育学院培训一次，我竟在微信中发现老同学阿成也来宁波学习了。我与阿成已好几年没见了，遂趁午间休息的间隙前去看望。到了那里才发现报告厅里已是人去楼空，一问才知他们转移到别处了。离下午上课还有一个多小时，难得来宁波一趟，尽管外面还是雾霭沉沉，我还是选择了到处走走打发光。

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冬日的街头，左边是一所高校，右边是宁波四中。两所学校仅一路之隔，两车道的路并不算宽，两边高出的人行道上各是一排广玉兰。广玉兰亭亭玉立，给人宁静深远的感觉。学校的围墙风格一致：正方形的窗口，灰褐色的墙砖，仿古的瓦当，似有古朴之美。

正无聊，落寞之际，墙内的喇叭里忽然飘来阵阵小提琴的声音。那旋律似曾相识，如明媚的阳光穿过雾霭，温暖人心。旋律逐渐加强，恍惚中仿佛一位老友踩着舞步从远处姗姗而来，模糊的身影也越来越近。小提琴在高音区加入变奏，主旋律更加活泼热情。高音区的演奏一点也不矫情，恰似一只蝴蝶翩翩飞舞，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，披着阳光萦绕身边。双簧管与长笛以富有田园风味的音色帮腔于左右，如疾风忽至，片片凋落的树叶，随着蝴蝶迎风翻转着飘落到肩头……

“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？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。”以前每每听到歌曲《思念》中的这一句，总是不理解词作者为何把朋友比作蝴蝶。在这一瞬间，我才明白乔羽老先生此笔之传神。

在全曲最强音中，乐曲戛然而止。伫立树下，回味再三，我仍觉意犹未尽。因为巧遇这不经意的耳边的风景，这大街不再让我觉得空荡，反倒使人留恋。

曲已终，人未散。我也终于记起，原来这旋律出自歌曲《似是故人来》。大概是二十年前吧，曾听梅艳芳唱过这首歌。那时我还是中学生，在炎炎夏日，总捧着收音机来消磨暑假时光。通过电波，我知道了很多歌手，他们的歌声也伴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。当初的我也像英文歌曲《昨日重现》中所唱的那样，天天守着收音机，等待我所喜欢的歌曲，享受音乐带给我的幸福时光。

如今，歌者已逝，而遗韵尚存。罗大佑为她写的这首歌还被人改编成了小提琴曲。时隔多年，在这样一个冬日的街头，不经意听到这熟悉的旋律，不免让人感慨，让人感伤，让人感觉如此亲切，又如此温馨。

此刻的不经意唤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往昔，而随时光流逝，这一刻的温馨亦将成为我记忆中美好的一页。

愿常常停下脚步，细品沿途这不经意的风景。

漫画

沈欣